



不屈的战士

——纪念李铁夫同志

辽宁人民出版社

K822
81
2

不屈的战士

——纪念李铁夫同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沈阳

66

不屈的战士
——纪念李铁夫同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50,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2 $\frac{1}{4}$ 插页：6
印数：1—6,4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金普民 特约编辑：金亨直
封面设计：安今生 责任校对：李晓晶

统一书号：11090·89 定价：0.28元



李铁夫同志

编者的话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破了无数险阻，战胜了重重困难，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有写不尽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迹，有数不清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就是一部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

在硝烟弥漫、铁马雄风的战争年代，我国各民族多少英雄儿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李铁夫同志是朝鲜人，我党的忠诚战士。他忠于人民，忠于革命，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的革命业绩，深为人民敬重和怀念。

我国进入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学习革命先烈的献身精神，我们特地邀请了当年与李铁夫同志一起搞地下革命活动的老同志撰写回忆文章，记叙李铁夫同志的事迹，并把它编印成册。

在组稿的过程中，很多老同志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这项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姚依林等领导同志，在百忙中抽

出时间撰写了文稿。张文松、杜文敏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并写了纪念文章。吴砚农同志身患重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戴元毅同志在住院治疗期间，提供了几年前已写好的回忆文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韩一德同志提供了李铁夫同志的夫人张秀岩同志的自传。张洁瑜同志还提供了珍藏十几年的照片。在此，向这些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本书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五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李铁夫传略 (1)

对李铁夫同志的深切怀念 姚依林 (6)

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革命家李铁夫同志 杜文敏 (9)

革命的启蒙者 张洁清 张文松 (17)

回忆李铁夫同志 戴元毅 (24)

忆李铁夫同志二三事 郑依平 (31)

深刻的印象 佚名 (32)

缅怀李铁夫和张秀岩同志 郭明秋 (35)

杨先生是谁 孙以瑾 (39)

铁骨铮铮的革命战士 李继伟 (42)

难忘的记忆 张秀岩 (49)

李 铁 夫 传 略

李铁夫同志是朝鲜咸镜南道洪原人，原名韩伟健，于一九〇一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在家乡高小毕业后，于一九一四年到朝鲜京城五星中学读书。这所中学是朝鲜爱国主义者们所创办的学校，绝大多数学生都抱着强烈的反日爱国思想，渴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李铁夫同志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开展活动，成为一名坚定的爱国者。

一九一七年，李铁夫毕业于五星中学后，考入京城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一九一八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李铁夫为了推动全国的学生运动，秘密地与当时朝鲜独立运动前辈们取得联系，在学生中进行组织动员工作。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朝鲜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日大示威。李铁夫同朱翌、康基德等组织了全国学生独立运动总指挥部。在这场斗争中，他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向群众宣读了“三·一独立宣言”，带头高呼：“朝鲜独立万岁！”高举着朝鲜国旗，与日本警察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当时李铁

夫是朝鲜青年学生独立运动领导成员中的主要负责人，是与日本帝国主义英勇斗争的青年领袖之一。

“三·一”运动后，日本警察署颁布了李铁夫的通缉令。为了逮捕李铁夫，他们如临大敌，到处布置了严密的警戒进行搜捕。李铁夫在国内无法进行独立斗争，于一九一九年四月离开朝鲜经过苏联流亡于中国上海，在“新大韩新闻社”当编辑。

李铁夫后来看到当时以上海为根据地而活动的朝鲜独立运动前途不大，于是在一九二〇年毅然离开上海，秘密到了日本东京。这时李铁夫在思想上已信仰共产主义。同年十月他和留日的朝鲜学生金世渊（一九二八年任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一九三二年在敌人监狱里牺牲）、河弼源、朴洛钟等组织了秘密结社——共产主义研究会。后来李铁夫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

一九二四年李铁夫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重新回到朝鲜京城，在“东亚日报”社（当时是朝鲜爱国人士们所经营）当记者，秘密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一九二五年朝鲜共产党成立，进一步促进了反日革命斗争的发展。一九二六年春，李铁夫加入了“列宁主义同盟”（简称“ML党”），同年在统一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

一九二七年秋，党内发生了少数人叛变事件，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李铁夫等主要干部们离开了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八年二月，朝鲜共产党第三次被捕事件发生后，李铁夫再度流亡到中国上海。

同年李铁夫在中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在华北地区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一九三一年秋，李铁夫担任北平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

一九三三年春，李铁夫被国民党警察逮捕，押到南京监狱。当时以南京为根据地而活动的朝鲜民族革命党朋友们听到李铁夫被捕入狱的消息，积极开展营救活动，被保释出狱。李铁夫在南京住留一个时间，由党组织派往天津工作。

李铁夫同志到天津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党组织为了掩护他的活动，指派张秀岩和他同“住机关”。张秀岩同志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南开中学教员，在党内任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他们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于一九三三年底结婚。

这个时期，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北平、天津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地下党员被捕牺牲。李铁夫同志看到革命事业受到损失，深感痛心，于一九三四年向省委写了一份意见书。他在意见书中批判了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尖锐地指出：“党现在仍是继续着立三时代的现象，变相的行动委员会”，“埋伏着极大的危机”。认为今天需要整顿主观的力量，“先来争取真正布尔什维克化”，“把党从危机中挽救出来”，而且这一任务之完成不能依靠现在党的领导，只有立即“召集七次党大会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以上引自“中央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日致北方代表××同志及河北省委的信”中所引用的意见书原文）当时站在“左”倾路线的同志认为李铁夫所提出的“政纲便是在目前革命阶段上右倾取消主义的标本”，是

“反国际和党的路线”（中央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日致北方代表××同志及河北省委的信）“党不能宽恕不能容留这种与党不能并存的思想与行为”（中共河北临时省委一九三四年五月九日关于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决议）。给李铁夫同志扣上“右倾取消主义”、“铁夫路线”的帽子，割断了他同组织的关系。张秀岩同志因为支持李铁夫同志的意见，也遭到同样的打击。李铁夫、张秀岩同志虽然失掉了同党的联系，但仍然坚持地下革命斗争，继续为党工作。他们组织领导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和天津各界救国会等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并先后创办了《华北烽火》、《天津妇女》、《民众抗日救国报》等刊物。并且坚持到工人、学生、妇女中去做宣传动员工作，领导群众参加了天津“一二·一八”的大示威。

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同志来到天津，任北方局书记，着手纠正“左”的错误。李铁夫同志也恢复了与党的关系，任地下党河北省委书记兼天津市委书记，领导河北和天津市的地下斗争，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一九三七年，李铁夫同志作为白区的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李铁夫同志患了伤寒病，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在延安桥儿沟休养所不幸逝世。李铁夫同志逝世后，在延安举行了追悼大会。《新中华报》刊登了他的传略和追悼会的报道。李铁夫同志的遗体安葬在延安清凉山。

一九四〇年，张秀岩同志写材料向中央申诉，要求彻底解决李铁夫的问题。党中央非常重视，组织部几次开会研

究，最后做了明确结论：铁夫同志的问题“只是个意见书，不是反党路线，意见书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大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李铁夫同志立了墓碑，碑文是：

“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李铁夫同志之墓。”

李铁夫同志逝世已四十五年了。但他那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努力为祖国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一九八二年十月

对李铁夫同志的深切怀念

姚 依 林

李铁夫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我是一九三六年在天津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时候认识他的。认识铁夫同志那年我只有十九岁。他看起来比我大十几岁，有三十多岁了。但他的具体年龄我不知道，没有问过他。从开始认识他到他离开天津到延安去，只有九个月。他当时的工作是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天津市委书记，我当时的工作是天津市委宣传部长。虽然他领导天津市委的工作，我们又在天津市委一个党组织里共同工作过，但由于当时处在秘密工作的环境里，每星期大约只能见一次面，每次见面的时间也不长；再加上党的秘密纪律，不需要知道的事情不问，每次见面，不是开会，就是谈工作，谈完了就分手，所以我对他的情况了解得很少。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要我对铁夫同志的一生做比较全面的分析评价，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对铁夫同志非常深刻的印象。当他逝世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已不在一处工作，相隔很远，而且消息传来又比较晚，但是当我听到铁夫同志逝世的消息以后，引起了沉痛的悼念和长期的追思。

一九三六年秋，当我在中共天津市委做宣传部长的时候，同时分工领导天津学生中党的工作，并编辑一个半公开发行的革命刊物。这个刊物是通过在私人书店里工作的同志们秘密铅印出版的。有一天，我到书店里去送稿子，手里拿着一卷稿子，在书店门口恰恰遇见了铁夫同志。根据党的秘密工作纪律，我们没有打招呼。但是当我从书店回到家里不久，铁夫同志就到我家来了。他首先问我：“是不是到书店里去送刊物的稿子？”我说：“是。”随即他就非常严肃而又非常热情地提出了意见，指出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很容易被特务发觉盯梢，招致破坏。他举出了几个例子，说明特务是利用这种公开场所寻觅线索的，而我们有些经验不多的共产党员，往往出于对革命的热情，不注意秘密工作的要求，暴露了自己。比较恰当的方式，是专门建立一条送稿子、取校样、送校样的交通线。这样，即使被敌人发觉了，也不会立即影响党的核心组织。铁夫同志非常深情地说，中国革命是长期的斗争，许多同志已经牺牲了，今后还会牺牲许多同志。培养一个有经验的革命领导干部是不容易的，而由于不善于隐蔽自己，招致敌人的打击和损失，已经有许多血的教训了。铁夫同志谈的这些话，使我不仅接受了他的批评，而且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敬佩。

我从其他同志那里听到过，铁夫同志是朝鲜人，曾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科学过医。在天津做秘密工作时为了掩盖他的中国话发音不准确，冒充是福建人。他是我所接触过的第一个其他民族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对工作的极端热忱，对象我这样一个年轻中国同志的认真关怀和教育，使我

感觉到他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同时，从他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分析，对党的隐蔽工作的极端注意，对党的干部的亲切爱护，使我感到他是一个富有扎实精神的人，是坚决执行当时已在天津党内广泛学习的K V（后来才知道是刘少奇同志的笔名）所写的“反对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所宣传的正确思想的。以上这两点，都是我在一九三六年当时已有的感觉，并且一直保存到现在的。至于后来我听到过的关于铁夫同志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斗争以及受到当时在北方代表这条路线的某些同志的打击和诬陷，由于不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只好把它留给当时更加了解情况的同志们去回忆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

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革命家李铁夫同志

杜文敏

李铁夫同志是为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家。他是朝鲜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央委员。早在三十年代，参加了中国革命活动。抗日战争以前，在华北他和彭真、林枫等老一代的革命家一起，坚决贯彻执行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白区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

铁夫同志虽已长眠于革命圣地延安四十四年了，但他却永远活在我与许多老同志的心中，也会活在读过这本书的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心中。他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深厚的革命友谊的象征。

我写这篇短文时，是怀着极为崇敬、激动的心情来动笔的。因为他不仅是我的姑父，更难忘的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他把我这个极为幼稚、对革命只有粗浅地了解或者说是憧憬的青年领上了革命的大道，奠定了对科学的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铁夫同志是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参加苏区党代表大会时，因患伤寒病去世的。我和他相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而且那时我还很年轻，只有十七岁。以我这样的水平，要想写出对于这样一个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全面的、中肯的评价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现在在世的了解他的老同志已经不多，而了解他的老同志中也有些因年老多病或工作很忙难于执笔。因此我义不容辞，把这个力所不及的重担承担起来，写这篇纪念他的文章。好在前面已有和铁夫同志一起在天津市委工作，领导“一二·九”平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姚依林同志写的文章。

首先，我们应该学习铁夫同志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解放，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真正是人民的“老黄牛”，埋头苦干，不为名不为利，毫无私心，心中只有劳苦大众和人民的利益。

他常对我说：“中国和朝鲜的人民受了多少苦难啊！朝鲜人民已经当了几十年的亡国奴，中国也正在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有亡国的危险，还有国内封建势力和买办阶级的压迫、剥削。我们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比较容易接受先进的革命思想，应该比较早一些觉悟。所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到人民中去工作，唤醒他们，和他们一起奋斗，解放中国和朝鲜，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使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这个目标是伟大的，一定能够实现。历史把这个伟大的使命赋予我们这一代和你们这一代了。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已经有多少同志和人民牺牲了。以后还会有许多的同志要牺牲，但是没有这些同